

《漳河两岸》小说卷

吕常明 著

路归路 桥归桥

陳忠實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漳河两岸》小说卷

吕常明 著

路归路 桥归桥

陈忠实题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漳河两岸 / 吕常明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80680 - 896 - 2

I. ①漳… II. ①吕… III.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6248 号

漳 河 两 岸 小说卷

作 者 吕常明
责任编辑 周瑄璞
总体设计 吕常明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 com
tbwyxbb@163.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中实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660 千字
印 张 42.7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896 - 2
总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1247.7

465

序

序

鲁 风

我和常明相识已经十多年了。第一次见他，是在峻刚家里。在他那一拨文学青年中，他最不善言辞，又最不爱张扬。但是，他的实诚，他的刚毅，以及他高挑的个头，清瘦的面容，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许，因为自己也年轻过吧，也穿过军装，也爱过写作，我对他那一拨文学青年，特别是常明，有一种说不明道不明的亲近和关注。

常明20岁从河北涉县来陕西三原当兵，21岁开始在报纸副刊陆续发表文学作品。他23岁考上导弹学院，之后又报名参加了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自学考试。在这期间，他大量阅读中外名著，汲取营养，感悟人生。常明每年在军校要考4次，自学考试考两次，功课相当繁重。但学习再紧张，他也舍弃不下心爱的文学创作，一有灵感，就记在小本子上或手机上。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用功学习，待到他26岁军校毕业，30岁自学考试合格，他的双目视力已由最初的1.2下降到0.2和0.3！本来就消瘦的他，体重又掉了十几斤，变得更加瘦弱！可见他为了完成学业，为了文学创作，付出了多少辛苦！

今年年初，常明来家，带来厚厚一摞书稿，有散文也有小说，足足有五六十万字。这让我大吃一惊，感叹不已！

常明是一名现役军官，工作的繁忙不必多说。他也有老母妻儿，家务冗杂也不多讲。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见缝插针，挤出时间的。他就是把别人品茶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把别人打牌娱乐的时间用在阅读与思考上，那要付出多少心血与汗水，要忍受多少寂寞与孤独！

最让人不解的是，工作中理性的逻辑思维，他怎么又在业余时间很快很稳地

转换成感性的形象思维？要是一般人，总会纠缠不清，不给你拧成麻花、结成乱麻才怪呢，可在常明那里，他得心应手，转换自如。也许，正应了那句古语——天道酬勤。这不能不说是老天格外赏赐给他的一种才情吧！

常明的文笔行云流水，朴实无华，就像是跟知心知己的朋友拉家常一样，倾诉着对家乡故土的眷恋，对父老乡亲的惦念。他讲述的那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一群人……哪怕是一只狼，一只鸟，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专心致志地去听，去看，去体会，去感受。这都是因为常明的真实和真诚。

常明的小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在这里他变了一个人似的，奇思妙想，才情四溢，满肚子的蝴蝶扑楞楞地往外飞，让你不能不刮目相看了。他编织的一个个故事，塑造的一个个人物，如《山娃和他的媳妇》《宗人轶事》《毛驴子的三次婚姻》《家事》……弄得你哭，你笑，你回味，你思索。这又是因为常明的聪慧和聪明。

在将近八九个月的时间里，虽然是断断续续，但我反复、仔细阅读了常明的散文和小说。是它们，让我在炎炎夏日里如沐春风，那是一种沁心润肺的清新和凉爽！是它们，让我在倦倦病态时如饮甘醇，那是一种荡气回肠的浓烈和豪壮！

布莱克在一首诗中写道：

“伟大作品的产生，
有赖于人与山的结合；
整天混迹于繁闹的街市，
终究一事无成！”

常明的人格魅力与写作实践，都佐证了这个真理！

我乐意，也负责地，把人品、作品俱佳的常明和他的这本新书推荐给广大读者朋友。我更期望常明继续努力，在文学创作中争取更大的气象！

我为常明祈福！

2010年10月1日于长安书院

7747.7
461-

自序

自序

二十年前刚走出那个小山沟时，我关注自己的家人，关心自己的前途，关心自己的命运，过上好的生活或者是生存下去是唯一的目标。花开花落，时光流转，当我有条件坐在书桌前读书写字时，那个小山沟的人和事经常在梦里冒出来，醒来后一阵揪心的疼。于是才发现，自己对于那个小山沟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对于那里的人和事有着难以言表的情怀。这是我“有闲”了，或者说是衣食无忧了，更确切地说，是在解决了衣食困扰之后对根的反观，反观内心时对社会的反观。从此，那个太行山小褶皱里的故事就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了我的视界。

那里住着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我不敢说是完全了解他们的，但肯定我是在关注着他们的。他们的要求大都很卑微很简单，因此也更容易满足，一顿白面条、一支名烟的烟头、一顿结婚的流水席都能令他们惬意好久。他们称之为“得劲”，也即幸福，因为他们幸福的参照标准就只是一顿白面条、一支名烟的烟头或劳累后树荫下的一场酣睡。其实，那一顿白面条、一支好烟头的幸福标准迷惑了他们，而不知甚或没想到物质或精神上的更高层次，一如桃花源的人们，尚不知有汉，惶论魏晋了。因为他们祖辈就是那样生活下来的，祖辈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下来的，深厚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他们的“这一群”，深厚的历史背景与他们平凡的生活相得益彰。他们是善良的，又是丑陋的；他们是憨厚的，又是狭隘的；他们是相对安逸的，又是十分痛苦的；他们渴望自由，却又极度封闭。他们一代一代走来，永远低着头颅，默默地耕耘于黄土地，所以他们又是极度忍辱负重的。这种特质，使

他们的思想紧紧束缚于那片土地，犹如积淀千年的冻土，任春风洋溢，一时难消；那里的环境历经千年封闭，凝结一团，无论外面如何激荡，都犹如镐头下的冻土，火星四溅而难启一角。然社会发展势不可挡地冲击了那个小山沟，冲击到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人们在半梦半醒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意识到卑微要求背后的可怜与无奈。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不再满足，想去抗争，希望有人聆听他们的心声。只是，他们太卑微，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没人能听到；他们太过于传统，没人能克服自身的局限，他们只有踩着祖先的路，倚着自己的小聪明，追逐那五颜六色的梦，以祖辈的模式，上演可悲可叹的闹剧。

二十余年的相濡以沫和成长见证，给我的血脉深深印上“农民”二字，我熟悉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比他们更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无法把握每个生灵的单个命运，但我知道生活在那个小山沟、那样的环境下的群体相似的生命轨迹。他们呈现出的群体性特征和生命轨迹又无一不在某个特定个体上打下烙印。这个特定的个体就成为我笔下的主人公。于是我不能不承认，个别人物和个别情节是可以找到现实影子的。这种与现实故事情节的部分相似，说明了我对于生活和题材提炼能力的欠缺。

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分子，所站的角度也只是普通人的角度，我相信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没什么不同，与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悲苦的根源一样，我也无法解读他们的局限性根源，更无法为每个人物指明一个美好的方向，也没有能力去解读其中的生命内涵，我只是敬重地、小心翼翼地写他们的悲苦，向世人客观地展示那个小山沟里的一群平凡生灵的生存状态。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的痛苦或幸福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我实在无意于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只是用心以他们的朴素、正

直走近他们，关注他们所想、所愿、所关心的，甚至揭露他们的丑陋与卑琐，以我浅薄的笔触来记录那片小小角落的沉重与叹息。如果能忠实地表现出来，得到读者的认可 and 了解，哪怕未必深刻，我想我的责任也算尽到了。

人物在变化，社会在进步，我想那个小山沟里的一切必然也会变化。对农村题材，我情有独钟。在记述他们生存状态这条路上，我不能停下我的笔，一如我不能停下我的脚步。从这个层面上讲，我相信个人成长环境对个人思想的绝对影响。

2009年6月13日

目 录

目 录

山娃和他的媳妇	(1)
毛驴子的三次婚姻	(25)
烦恼	(57)
富了	(89)
一斤的心愿.....	(151)
家产.....	(164)
老张的丧事.....	(177)
家事.....	(197)
宗人轶事.....	(217)
双喜临门.....	(232)
抢爹风波.....	(253)
红雨.....	(271)
天空.....	(288)
路归路桥归桥.....	(308)
妯娌.....	(332)

山娃和他的媳妇

太阳赖在山尖迟迟疑疑不想下去，而月亮倒急惶惶地在东天露了头。

山娃坐在地角的霞光里擦了把汗，像往常一样脱下鞋竖起来磕了磕土，点了袋烟冒起来。这是他多少年来的习惯了。干完活时抽袋烟，浑身的劳累就消散了。他庆幸爹娘给了他一副结实的身板，从来不知道啥叫头疼脑热，这给他免了不少麻烦。这儿离村庄有几里路，还要翻两个浅沟，孤身一人生活在这山里没个好身体不行。远远近近的沟沟壑壑，坡上茂盛的荆棘树木，沟里几片黑绿的庄稼，空中一只山鸦像一片叶子在飘。山的气息使他感到一阵惬意。

他吧咂几口，长长吐了口烟，看着那支油光油光的父亲留给他的据说是爷爷传下来的烟袋杆，弹个响指。磕掉烟袋锅里的灰站起来，收拾起家具准备回家。偶然瞥见对面半沟那筒栖身的窑洞，那所谓的家，不由得一阵怅惘。这种感觉啥时候有的，他不知道，总觉得那窑里面像缺了点儿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越来越浓，甚至使他讨厌回家，讨厌吃饭，要不是有凶猛的动物他宁愿睡在荒草里。

下到半山腰时，他突然感觉身后有点不对，几年的山居生活使他有一种预感，不由得毛骨悚然。他放慢脚步，握紧铁锹回过身来。果然，一只棕毛花眼狼，滴着口水。在这荒无人烟的山沟里，碰到这种动物是很平常的。父亲嘱咐过他：不管遇见啥东西都不能害怕，救你的只有你自己！通俗地讲，就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这是他第一次遇见，但他很有经验地把锹横在胸前拉开架势，一步步朝它走去。

狼静静地站着，棕毛直立，双眼闪着幽蓝的光。

父亲给他讲过一次经历。那是一次夜行回来，父亲就在这个沟底遇到两只

狼，一前一后向他夹击。虽然那时父亲整天在山上找狼，但真的碰到了却不是件轻松的事。父亲哨棒抡得呼呼响，狼不敢近前。他瞅准机会趁一只狼分神的当儿把哨棒抡了下去，那只当场毙命。另一只“嗷嗷”叫着拼命发起了进攻。父亲不慎把棒滑出了手。狼更加有恃无恐，连连扑来。情急中父亲一下抱住了狼腰，头顺势顶住狼的下巴，张嘴咬住狼的脖子咬到了狼的喉管。父亲最终胜利了。他觉得父亲很了不起，好像英雄。父亲说空手打狼只有那是最毒的一招，别的都不行。

狼扑了过来。他扭身闪过，刚一扭头狼又扑了过来，他还没站稳狼又扑了回来。这是只老狼，似乎颇有经验。他边防边退，退到一个大堰根，与狼对峙。狼只好蹲着瞅机会。忽然，狼“嗷”的一声叫又扑了上来，那声音在山沟久久回荡。他用锹朝狼戳去，没戳着，狼顺势跳到了堰上，居高临下。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等着它往下冲。狼果然冲了下来，他一闪身朝狼戳去，戳到了狼的屁股。狼“嗷”的长叫一声，一条腿受了伤！他乘机主动进攻，狼左躲右闪。一不小心，他脚下绊了一下，“哗”地冒了一身冷汗，想站住。但狼瞅住这个机会扑了过来，后爪在他肩上划了一下，衣服“嗤”的一声响，他立刻感到火辣辣的。狼连连进攻，他气喘吁吁感到有些吃力了。他想起了父亲的话，于是稳住脚。在狼又扑过来的当儿，他甩掉锹一侧身双手紧紧抱住狼腰，头顺势顶住狼的下巴，狠狠咬住狼脖子，狼毛在嘴里像一团葛针，夹着一股臊气。狼后腿乱扑腾。他把牙左右滑来滑去，慢慢地，他感到一股腥味。他像猫吃老鼠一样换了一口又往深里咬。狼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嗷嗷和咯咕声。

狼慢慢软了下去，慢慢地无力地搭在他身上。他也酥软地一屁股坐在地上，过了会儿感到裆里有点痛，脱下已被撕成絮絮的裤子一看，大腿内外血肉模糊了，他才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疼。

幸亏有祖传的创伤药，到第三天伤口已结住了。

二

咬死狼的第五天凌晨，他正睡得香，忽然被几声轻轻的敲门声惊醒。

这么早，谁呢？他腾地坐了起来。因为偏僻，最近的村庄离这儿也有四里

地，又都是山路，平时很少有人来。他不敢点灯，摸起来挤着一只眼从门缝看。月光下披头散发的一团黑影缩在窑门口。他看了一下远处，再听听，除了漫山遍野虫子起劲儿的叫声，再没什么。于是穿了衣服点亮灯，右手抄了把刀藏在身后开了门。

天哪，女人，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

女人蹲在门旁抱着肩惊恐地看着他，两眼像星子，一闪。

他把刀悄悄掖回裤腰，扶女人进屋。

他想，肯定又是谁家的小姐或童养媳。他没问，荒山野岭的，又是黑来，他不能不让她住下来，再说秋天的夜也确实有点凉。想起那只狼，他觉得她真是幸运。

他把自己的几件旧衣服丢在她面前，又倒了碗水递过去。俩人对视一眼，算作说话了。

女人住了下来。

他开始不想问女人叫啥，也不想知道更多，女人也不说话。他每天做好饭就叫她吃，她也不客气。几天了，她也不说走，他也不好说啥。后来他觉得这女人好像有些危险。现在的世道！他想。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弄清她的身世，免得被人割了脑袋还不知道咋回事哩。几天的犹豫后，他决定瞅个机会和她说话儿。

崆山的秋风凉凉的，夹着谷子的味道。虫声织成了一张网。

这天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又坐在门前石磨上吧嗒吧嗒抽烟，女人仍躲在另一间窑洞默不作声。咋称呼她呢？叫女人？不行。叫……就叫“哎”吧，反正就俩人，她也应该知道叫她呢。

他觉得嗓子有点痒痒，干咳两下，扭头正要叫，只见女人已经站在身后，怯怯地。

见他回过头来，女人忙低下头，嘴里轻轻地叫了声：“大哥。”

“嗯——，啥事？”他心里一阵紧张。

“你——，有衣服要洗吗？”

“嗯，有、有，不不不，没有没有。”他不知道自己咋会这么紧张。

女人站到他面前，看着他。他才发现女人眉清目秀，几天来他还没有也没敢

正视过她。他见的女人不多，但这是他见到的最漂亮的。

他撩起衣襟扇了扇，其实天气并不热。“能不能住惯？”

女人点点头。

女人说，大哥，你每天上地，回来还要做饭。你要是不嫌弃，以后我、我就做饭吧，衣服，我……我也会洗。

“哎，你、你、你说啥呢。你家咋办？万一你家找上门来……”

女人突然哭了。说我已经没有家了，要不是你留我，我还不知道早死到哪儿了呢。

看着她一颤一颤的肩膀，他心里一抖。他想起了娘。娘是爹的童养媳，那时家境还可以，也算耕读传家。有一年大旱，寸草不生，树皮草根都被吃光了，加上兵荒马乱的，爷爷攒的不厚的家底很快就空了，爹不得不带上全家老小靠卖唱卖字乞讨为生。两个哥哥身体不好先后饿死，一个妹妹换了一斗糠，春天出来时六个人，半年不到就成了三个。冬天时流落到这里，一天爹发烧，几天滴水未沾，娘让他照看爹，独自去讨饭，希望能再讨些药来，谁知一去不返。爹大难不死，好了后带着他在这一带一边讨饭一边寻找娘。后来找是找到了，但是在一个村后山坳里找到的，已经叫野狗掏空了五脏，幸好天冷面容尚可分辨。那时他才八岁。父亲决心住下来杀尽这里所有的豹子和狼！他，那时也和爹一样，决心要杀掉这里所有的豹子和狼！

女人说她本来是一户人家的丫鬟兼童养媳……

于是女人留了下来。

女人叫荷叶。

山娃高兴得手舞足蹈。没想到他也有女人了，还不用掏彩礼，白捡。他觉得这是上天赐予他的，要不为啥她单单会逃到自己的窑洞来？为啥那天她没有碰到狼？那几天他特别有劲，又在坡上开出了好大一片荒地。晚上，听着女人舒坦的叫声，看着身下扭动着的雪白的躯体，他感到从没有过的充实和自豪，甚至杀死那只狼后都没有过。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怕回家了，一到该吃饭时，他就希望赶快回家，他知道媳妇早已给他做好了。那筒冰冷低矮的窑洞充满了温馨。

三

他们住的山沟叫小家沟，他爹这么叫，他也就这么叫。对面一座高大的山岭右侧，隔条山沟是座小土包，包头有座庙，山神庙，一间，很小，塌了半个角，香案就在庙门口。经常能看见一两个人影影绰绰跪在地上一一起一伏。

他只知道那是山神庙，从没去拜过。因为他爹以前一直去拜命运还是没有改变，说明山神爷未必可靠。他认为那次遇狼是山神爷对他的报复，所以越发对它有成见。荷叶有次说想去烧烧，说咱们住山的，还是应该求山神爷保佑。山娃说：“求啥哩，没屁用。一个大活人去求个泥胎？哼，他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穿！”他不光从父亲的身上看到了失望，他迷信的老娘对神仙那么虔诚，最后还是被野兽吃了，更让他对山神绝望！荷叶没再提。

但是有一件事改变了山娃的看法。有天晚上，他们梦中忽然听到门嗤嗤响。两人战战兢兢披着衣服起来从门缝往外一看，哎呀，大小六只狼！山娃脑中迅速闪过那次和狼搏斗的经历。狼报仇来了！他想。荷叶吓得缩回炕角浑身哆嗦说不出话来。他从墙上摘下猎枪，一手提了半人高的猎叉，做好了搏斗的准备。

六只狼轮番把抓门，把门弄得吱吱呀呀响。后来荷叶从炕上下来，点起一堆纸，边磕头边嘟嘟囔囔地说：“山神爷爷，求你饶命吧，俺们有眼无珠得罪您老人家，求您大人不记小人过……”纸刚点起来，抓门声就停止了，只有呼呼的山风声和窗户纸轻微的呼啦响。山娃从门缝往外瞅了半天，咦，怪了，没瞅见狼的影子。

荷叶说，肯定是山神爷见咱不理他生气了，显个灵验儿。我看咱还是去烧烧吧。山娃也觉得有些蹊跷，长这么大还从没遇过这等事。沉默许久，他点了点头。他忘记了，狼是怕火的。

他们没有节气的概念，也没有节日的念头，更不知几月几了，他们的记日方式就是庄稼的收种，山衣的黄绿。只是见断断续续去烧香的人多起来时，他们想可能是过啥节了，况且又刚打了新谷，便打算去烧一下。山娃抽空专门下山用谷换了些香烛。

这天山娃没有去干活，光着膀子推着磨呼隆隆转，媳妇拿着笤帚和木铲头把

磨槽里的谷子一遍遍铲起来倒进磨眼，直到变成金灿灿的小米，然后倒进瓦盆。午饭时荷叶特地在饭前挖出满满一碗新米蒙饭，舀了碗南瓜豆角菜放在锅台后边。那是留给山神爷的。不过山娃一直想不通，为啥一个大活人的生活要受一尊哑巴泥胎左右。但荷叶很高兴，她认为要是没有山神保佑，一个女人晚上跑几十里山路说不定早喂狼了，别说再遇上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她脑子里一直闪着那天晚上那盏忽明忽暗的灯。当时她总以为那是个人，要不然为啥她走灯也走呢？她就跟着那盏灯来到了窑洞前，灯不见了，却看到了窑洞的门。她后来想那肯定是山神爷的指引。山娃不想去还有一个原因，他怕人发现他有了女人。像他这样的人有了女人肯定是不小的轰动，何况媳妇来路不明。荷叶当然也不想让人知道，她只求能平平安安地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

山娃让媳妇在后边，他先到山神爷庙前的山骨嶙上往村那边望，没人，也不见有人从村里出来，才向躲在旮旯里观望的媳妇招了招手。

荷叶铺展香纸供品的时候，山娃就在高处望着，等准备好了，才过来一起跪在山神爷像前一起一伏地磕起头来。山娃不会像媳妇那样嘟嘟囔囔地说个不停，他只在心里暗暗地说：山神爷，我以前对您老人家多有得罪，请您原谅，以后我山娃保证对您像亲爹一样孝顺，我吃啥就会给您上啥，只希望您能保佑我和荷叶过得好好的，过个一年半载生几个孩子，我山娃也算对得起祖宗。要不然我们家就在我这儿绝种了，我就是到了阎王殿也没脸见祖宗没脸见我那被狼吃了的老娘了。要是我山娃过得好，您再保佑我找回我妹妹，我有了积蓄一定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山娃最大的愿望是在这两筒窑的基础上，能够繁衍成一个村庄。他和荷叶就是这村的祖先、族长，然后他也能像高庄的六爷一样跺一跺全村都颤三颤。但是他没有和六爷抗衡的野心，他只想把他这一脉香火旺盛起来。

他不懂得烧香上供的规矩，所有的动作都是荷叶教他。荷叶虽是丫鬟，但见的世面比他广得多，在这一点上他承认不如荷叶。荷叶数说几句就说“磕头”，山娃就跟着磕一个；荷叶再数说几句又说“磕头”，山娃再跟着磕一个。如是几番，直到他感到双膝发酸了，才听到荷叶说：“最后求山神爷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偕老，地久天长！”然后又“嘭嘭嘭”磕了三个响头，才站了起来。荷叶收拾供

品时，山娃跑到山骨嘟上往村那边望，见两个人往这边走来，他们赶紧收拾好匆匆忙忙逃开了。

如是平平安安地过了秋天，过了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山娃禁不住有些苦恼，因为荷叶的肚子并没有如他盼望的那样大起来。荷叶心里也很着急。荷叶想，是不是当童养媳时和后来在那家当丫鬟的时候被弄坏了？她觉得对不住山娃。于是有时候当山娃去地里干活时她就一人偷偷到山神爷庙里祈祷。她知道，虽然山神爷不管送子，但神仙之间可以互相说情嘛，就像她当童养媳时大伯子杀了人被抓进局子时，公公就求了村长在县上做事的儿子给抹平了。她觉得神仙和人应该是相通的。

尽管如此，她的肚子还是不见动静。没办法，除了常到山神庙里求情，就只有等，只有加倍地努力。

这一天，她正在磕头时，忽然身后来了几个烧香的女人。她不由惊慌起来，低了头不敢看。那几个女人看她面生，心里疑惑。不过不认识也是常有的，也有别村听说这山神灵验来烧香的。荷叶回去后紧张了好几天，见没有引起什么意外，也放心了，以后胆子就大了些，不太避人。

但是荷叶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女人的嘴。

她们觉得这女人好像有些怪异，碰到人后很少说话，总是低着头默默祈祷，而每次都是到大家走后她才走。这些女人就想知道，到底谁家儿子有这福气娶了这么一个漂亮本分的媳妇。

四

夜晚，出奇的静。

张庄一家小院里正传出吆三喝四的猜拳声。张庄的几个年轻人忙活了一天后聚在一起，继续挥发着使不完的劲儿，旱烟味和着汗味，还有土制老烧酒的味。他们在张庄没钱没地位，但凭着几个愣头青弟兄的齐心还是站住了脚。老大哥虎子二十八岁，眼看也是个光棍的料。但是他有能耐，小时候随爹到关东讨饭，在狼狗和富人的皮鞭下练出了一副结实的身板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又琢磨了几手拳脚，在张庄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加之他曾经单独宰过一只土豹子，威名大

振，名气仅次于高庄的六爷。许多年轻人聚到了他的手下，平时劳作，有了事他指哪弟兄们打哪。他的小院就成了“聚义厅”，经常热闹不休。

正喝得高兴，牛蛙回来说六爷不来了，村里有点事要他摆置一下。虎子说不来去尿，喝咱的，他来了反倒使弟兄们拘束。

山猴问，虎哥呀，你他妈的啥时候给咱弄个嫂子咧。另一个兄弟也说，就是，咱要是像过去那样占山为王的话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哎，山猴啊，不行把你媳妇给咱虎子大哥算了。屋子里轰的一声笑了起来。

张豆豆忽然压低声音说：“嘿，哥们儿。我听我奶奶说呀，山神爷庙那儿经常有个女人去烧香，也不知道哪个村的。听说长得还挺俊。咱啥时候去捋摸捋摸，看看咋样，要是还没有主——”

虎子说：“看啥看哩，没结婚她敢去胡骚情？她家人也不会叫她出来。你别饿狗想猪屎了。”

豆豆说管她结婚没有，结了又咋的？我就说咱虎哥看上了，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虎子咧着嘴翻了他一眼说：“放你妈的狗屁！咋了，抢啊？我给你说，我他妈的管不了天管不了地，也管不了皇帝，可其他人谁要在我眼皮底下不三不四的，坏了良心，我跟他没完！”

豆豆忙说哎呀虎子我的好哥哩，开个玩笑罢，你就当真了。

虎子敲着桌子说：“今天我给咱大伙再重说一次，有本事你到外地去踢上几脚我不管，谁要在咱这一带给我胡日鬼，我不知道不说，只要我知道了……”酒杯在他手里啪地捏碎了。

说这话的时候，躲在一旁不吭气的狗蛋心里嘀咕：你他妈的别太狂了，大家是尊重你才听你话的。有本事你给我姑父也这样说。哼，你不让去偏要去。咱这儿百十个男人也就瞄着那仨俩女人，你找不上媳妇让我也绝户？就是找不上媳妇，我也不能就这么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碰，白来世上走一遭哇！

五

高粱红了谷子黄了，知了声在山中的回声日渐稀落，几场秋雨后，涧水流得